

讀

書

雜

志

讀書雜志餘編目錄

上卷

後漢書二十一條

老子四條

莊子三十五條

呂氏春秋三十八條

韓子十四條

法言八條

下卷

楚辭二十六條

文選一百一十五條

先子所箸讀書雜志十種自嘉慶十七年以後陸續付梓至去年仲冬甫畢中月而先子病沒敬檢遺稿十種而外猶有手訂二百六十餘條恐其久而散失無以遺後學謹刻爲餘編二卷以附於全書之後道光十二年四月朔日哀子引之泣書

讀書雜志餘編上

後漢書

聖跡滂流

章帝紀追惟先帝勤民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宏業聖跡滂流至于海表念孫案滂當作旁此因流字而誤加水旁耳旁溥也徧也流行也謂聖跡徧行天下至于海表也此言聖跡非言聖澤則旁流之旁不當作滂說文曰旁溥也溥亦徧也繫辭傳曰旁行而不流謂徧行而不流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男死曰旁招以葬謂徧招於四方也晉語曰乃使旁告於諸侯謂徧告於諸侯也楚語曰武

丁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謂徧求四方之賢也秦之

罘刻石文曰威輝旁達莫不賓服謂威輝徧達也旁與

方古字通

堯典其工方楨傑功史記五帝紀作旁皋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呂刑方

告無辜于上諭舜發勤篇作旁士立政曰其克詰爾戎
齊禮牢中旁士鄭注今文旁爲方

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

齊語曰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漢書地理志

日省任黃帝作升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其義一也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此云民

績遠圖復禹宏業聖跡旁流至于海表意本於立政也

奉盤鎗錠

魄爲傳牽馬操刀奉盤鎗錠遂割牲而盟李賢注曰按蕭該音引字訖錠卽邇音徒歟反方言曰宋楚之閒謂

益爲題據下文云錠不濡皿明非益益之類前書匈奴傳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畱犁撓酒應劭云畱犁飯匕也撓攬也以匕攬皿而歟之今亦奉盤指匙而歟也以此而言錠卽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引之曰錠當爲錠其字從缶不從金廣韻錠都奚切歟皿器集韻錠欹器皆沿誤本後漢書注內題字當爲匙其字從瓦不從貢方言鍊陳魏宋楚之閒謂之匙郭璞曰今河北人呼小盆爲匙子杜啟反廣雅曰匙鍊鍊也太平御覽引通俗文曰小鍊曰匙凡從瓦之字或從缶故字詁錠與匙同玉篇錠徒啟切亦作匙匙徒啟

切小盆也集韻亦曰匙或從缶作鍤皆其證矣賢意謂據鍤字則爲盆盎之匙據下文則當訓爲匙耳案周官玉府職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鄭注曰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戎右職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荔注曰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血在敦中以桃荔拂之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若然則盤以盛耳敦以盛血二器竝設矣今傳曰奉盤盤外當更有盛血之器下文曰有司奉血鍤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鍤不濡血歃不入口是欺神明也明鍤者盆盎之類所以盛

且如古之有敦耳不得如賢注所云且魄齧遵用古禮
何肯效法匈奴乎

首施兩端

鄧訓傳西羌傳竝云首施兩端注曰首施猶首鼠也念
孫案史記魏其武安傳何爲首鼠兩端故李本之爲注
今案施讀如施于中谷之施首施猶首尾也首尾兩端
卽今人所云進退無據也春秋魯公子尾字施父是施
與尾同意服虔注漢書曰首鼠一前一卻也則首鼠亦
卽首尾之意

魯恭傳今始夏百穀權興陽氣胎養之時注曰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念孫案胎亦養也方言曰台胎養也晉衛燕魏曰台汝穎梁宋之間曰胎列女傳頌義小序曰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是胎與養同義此言陽氣胎養萬物非謂萬物含胎也方言注曰台猶頤也音怡序卦傳曰頤者養也胎台頤聲近而義同

或襄回藩屏或躡躅帝宮

蘇竟傳太白辰星或襄回藩屏或躡躅帝宮注曰帝宮北辰也藩屏兩傍之星也念孫案北辰在紫宮之中與左右兩藩皆非黃道所經太白辰星無緣到此今案帝

宮謂太微宮藩屏謂太微之兩藩皆五星所經也史記天官書曰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淮南天文篇曰太微者太一之廷也

太一當作五帝辨見淮南

故云襄回藩屏

鄭謁帝宮

百獸駭蟬

班固傳兩都賦遂繞鄆鎬歷上蘭六師發胄

胄同

百獸

駭蟬注曰駭蟬言驚懼也念孫案李訓駭蟬爲驚懼則

蟬字本作憚今作蟬者後人據誤本文選改之也韋昭注周語曰憚懼也懼與驚義相通爾雅驚懼也方言懼驚也放楚辭招魂君王親發弓憚青兕王逸注曰憚驚也淮南人閉

篇曰驚憚遠飛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驚憚誓伏驚憚卽
駭憚故廣雅曰駭憚驚也言六師發逐而百獸皆驚也
又案文選百獸駭憚憚字李善無注張銑注曰言天子
縱六軍逐百獸駭驚踐蹣十分殺其二三駭驚卽駭憚
踐蹣卽下文之踐蹣而獨不爲憚字作解然則李善及
五臣本皆作百獸駭憚而今本作憚亦是後人所改明
矣後人改憚爲憚者以憚音徒案反與蘭字韻不相協
故耳不知憚從單聲古音徒丹反故與蘭爲韻莊子達
生篇以鉤注者憚釋文憚徒丹反是其證也後人不曉
古音而妄改爲憚憚者盡也百獸駭盡則甚爲不詞且

此句但言百獸驚駭下文乃言蹂躪其十二三卒乃言草木無餘禽獸殄夷若先言百獸已盡則下文皆成贅語矣此字蓋近代淺學人所改而各本後漢書文選皆相承作殲莫能正其失良可怪也

保界河山

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注曰係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爲界念孫案賦言係界河山非謂係河山以爲界也今案界讀爲介係介皆恃也言恃河山以爲固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係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呂氏春秋誠廉篇阻兵而係威高杜注竝曰係恃也襄二十四年

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阻負

介皆恃也

索隱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爲界一云介者夾也皆失之

顏師古曰介

南隔也失之

漢書五行志虢

介夏陽之阨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

顏師古曰介

粵傳欲介使者權師古曰介恃也是係介皆恃也作界

者假借字耳

界與介古字通漢書楊雄傳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文選界作介史記晉世家文公

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續漢書郡國志作界山春秋繫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淮南覽冥篇介作界郭有道矜夸館室夸亦矜也保界河山界亦碑介休作界休

保也矜夸保界皆兩字平列

蘊孔佐之宏陳

典引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宏陳注曰蘊藏也孔佐謂孔子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宏陳謂大陳漢之期運也念孫案李云大陳漢之期運則宏陳之下必須加數字以解之而其義始明矣今案陳者道也言蘊蓄聖人之大道也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言致成道於上也君奭曰率惟茲有陳言有道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言君道則進不道則退也並見經義述聞宏陳與烈精相對爲文則宏陳之爲大道明矣

微胡瑣而不頤

愚込迥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願注曰瑣小也願養也言
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念孫案李以微爲細細卽小也
小胡小而不願則不詞之甚矣今案微讀曰徽爾雅曰
徽善也立政子旦已受人之徽言漢石經徽作微是微
與徽通徽愚二字正相對愚惡也言惡者無遠不滅善
者無小不養也

有覩其面

樂成靖王黨傳安帝詔曰莫有覩其面而放逸其心注
曰覩姑也言面姑然無媿姑音胡八反念孫案李訓覩
爲姑本於爾雅然云面姑然無媿則未解覩字之義并

未解姑字之義也。今案說文。覲人面兒也。

今本人面兒
譌作面見案

爾雅釋文引舍人曰。覲。擅也。一日面貌也。越語。覲然而人面。韋昭曰。覲。面目之貌。是覲爲人面貌也。小雅。何人

斯正義引說文。覲。面目見人。亦是人面兒之譌。今訂正。或沿面見人之誤。解爲無面目相見。失之。姑。面覲

也。爾雅訓。覲爲姑。說文訓。姑爲面覲。其義一也。今本面

覲譌作面醜。何人斯釋文引說文。姑。面醜也。亦後人據誤本說文改之。今據何人斯正義及爾雅釋言疏所

引訂正。又案說文。婉好也。麌。株也。姑。面覲也。嫿。直好兒。

姑字在嫿。齊婕三字之間。則其義亦與好相近。故人斯箋曰。姑然有面目。則姑非面醜之貌明矣。爾雅

何人斯箋曰。姑然有面目。則姑非面醜之貌明矣。爾雅
覲。姑也。李巡孫炎注竝曰。人面姑然也。見釋文。然則覲與

姑皆人面之貌。而非無恥之貌明矣。小雅何人斯篇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毛傳曰。覲。姑也。

鄭箋曰。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

面目文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文相見。是覲爲人面目之貌。故對鬼蜮言之。若以覲爲無恥。則與詩意相違矣。又越語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注曰。覲面目之貌。是覲爲人面目之貌。故對禽獸言之。若以覲爲無恥。則與覲然人面之文不合矣。此詔云。蔓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義亦與越語同。言蔓雖覲然人面。而放逸其心。實與禽獸無異。下文風淫于家。娉取人妻。是其事也。李以覲爲面姑然無媿。失之矣。又秦方言。憤慙也。荆都賦云。有覲晉容。神藻形茹。任昉彈曹景宗奏云。惟此人斯有覲面目。玉篇亦云。覲慚兒。則是誤以覲爲憤矣。總之。覲爲人面目之貌。或以爲恥。或以爲無恥。皆非也。

或誤解說文之震爲慎，云：慎從心，慤在中。震從面，媿在外。亦沿左思任昉之誤，不知說文之震爲面貌，不與訓慤之慎同義也。

不震厥教

萇慢易大姬，不震厥教。注曰：大姬卽萇所繼之母也。震懼也。念孫案：震讀爲祇，祇敬也。言不敬承其教，非謂不懼其教也。祇與震古同聲，而通用盤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漢后，經震作祇，無佚治民。祇懼，史記魯世家。祇作震，震字或作振，皋謨日嚴祇敬六德。夏本紀祇作振，策誓祇復之魯世家。祇作敬，徐廣曰：敬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曰：祇或作振，皆其證也。祇從氏聲，古

音在脂部震從辰聲古音在薄部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辰之字亦與從氐之字相通說文𠂔從氐聲或作𩫑從辰聲又其一證也恒上六振恒說文引作榰恒曲禮畛於鬼神鄭注曰畛或爲祇畛之與祇振之與榰猶震之與祇也

游不倫黨

崔駰傳游不倫黨苟以徇己注曰倫謂等倫念孫案倫擇也游不倫黨謂交不擇類也說文擇擇也周官山虞曰邦工入山林而捨材少牢饋食禮雍人倫肩九鄭注曰倫擇也是倫與擇通苟子勸學篇曰君子居必擇鄉

避必就士

補綻

崔實傳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注曰綻音直覓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繖念孫案李以綻爲綻裂非也綻亦補也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相對爲文若以補綻爲補其綻裂則補綻決壞四字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綻字本作組又作綻說文組補縫也廣雅曰組縫也急就篇鍼縷補縫綻紉緣顏師古曰脩破謂之補縫解謂之綻古辭鑿歌行曰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得之不休不獲不吝

張衡傳應閒得之不休不獲不吝注曰休美也吝恥也
念孫案休喜也吝恨也言得之不喜不得不恨也小雅
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呂刑曰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並見經義述聞周語曰爲

晉休戚韋注曰休喜也

廣雅同今俗語猶云休戚相亂楚語曰教之世

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更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
也說文曰吝恨憎也屯六三往吝馬融注曰吝恨也廣
同下文思元賦曰柏舟悄悄吝不飛字或作恪方言曰
恪恨也

豈愛惑之能剖

思元賦通人間於好惡豈愛惑之能剖注曰剖分也
言通人尙闇於好惡況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念孫案
李以愛爲愛寵非也愛者蔽也說文箋蔽不見也廣雅
曰箋壅蔽障也爾雅夔隱也郭璞曰謂隱蔽方言掩翳
夔也郭璞曰謂夔蔽也引詩抑風靜女篇夔而不見今
詩夔作愛楚辭離騷云眾夔然而蔽之夔夔愛古字通
皆謂障蔽也此言通人尙闇於好惡豈蔽惑之人所能
分割也蔽與惑義相近蔽惑與通人義相反若以愛爲
愛寵則與上下文俱不相涉矣文選愛惑作昏惑蓋後
人不曉愛字之義而改之也

左概嵩嶽 箕背王屋

馬融傳廣成須右簪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

屋念孫案概當爲枕字之誤也

草書概字作枕枕二形相似

水經

汝水注太平御覽地部引此並作左枕嵩嶽箕背當爲

背箕背箕與面據相對箕讀爲基

立政以竝受出不不基漢石經基作其周

顏吳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孔子閒居基作其說文其籀文箕字孔穎名曰在下物所依據也

言前據衡陰後據王屋也水經汝水注引此正作背基王屋

脰完瓶搗介鮮 桔羽羣

絹琨駁鏡特肩脰完瓶搗介鮮散毛族桔羽羣注曰絹

繫也與羈通音工犬反鎛猶撞也音楚江反脰頸也謂中其頸也括諸家竝古酷反案字書括從手卽古文攬字謂攬攬也念孫案李訓脰爲頸頸完瓶則爲不詞故又釋之曰謂中其頸殆失之迂矣今案脰讀爲剗廣雅曰剗裂也玉篇曰小裂也作脰者僭字耳絹鎛脰搘散括六字字法皆相似若訓脰爲頸則與上下文不類矣介鮮二字亦爲不類鮮當爲鱗凡隸書從彔之字或作斐故鱗字或作鯀形與鮮相近因譌爲鮮以下文毛羽例之則此當爲介鱗也說文曰搘剗也謂剗介鱗也桔讀爲譽廣雅曰譽分也脰搘皆剗也散括皆分也李以

桔爲攬擾之攬亦失之

儀建章

杜篤傳論都賦規龍首撫未央

撫與
摹同

規平樂儀建章注

曰覩視也儀字無注念孫案儀者望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淮南說林篇射者儀小而遺大高注竝曰儀望也儀古讀若俄字或作職定八年公羊傳注訓職爲望班固西都賦曰職秦領職北阜職與儀古今字耳規龍首撫未央撫亦規也覩平樂儀建章儀亦覩也晞秦領職北阜職亦晞也

田相如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如注曰相如言地皆沃美
相類也念孫案如讀爲紛挈之挈田田相挈猶今人言
犬牙相錯也楊雄豫州箴曰田田相挈廬廬相距是其
證

三十鎔

南轡傳其民戶出雞羽三十鎔注曰毛詩四鎔既均儀
禮鎔矢一乘鄭注曰鎔猶侯也候物而射之也念孫案
鎔者矢名此言雞羽三十鎔則非謂鎔矢也鎔讀爲獫
方言獫本也廣雅同郭璞曰今以鳥羽本爲獫說文曰獫
羽本也九章算術粟米章買羽二千一百獫劉徽曰獫

羽本也數羽稱其本猶數草木稱其根株也義與此雞
羽三十簇同作簇者俗字耳

汾隰

西羌傳晉人敗北戎于汾濕注曰二水名念孫案李以
隰爲水名非也汾隰謂汾水旁下溼之地爾雅曰下溼
曰隰桓三年左傳逐翼侯于汾隰杜注曰汾隰汾水邊
是也

老子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王弼本第十七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無下

勇字念孫案無下勇字者是也信不足爲勇勇有不信爲勇於是也言信不足於是有不信也呂氏春季

春篇注曰勇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勇盈容言

發氣於是盈容也月令曰天子勇始乘舟

今本勇字在上句乃告舟

備具於天子之下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今據呂氏春季春篇淮南時則篇訂正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勇始爲令言於是始爲令也三年

問曰故先王勇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

制節也

荀子禮論篇勇作安楊倞曰文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勇安案三字同義詳見釋詞

詞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羣帝勇取藥言羣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勇

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
饑宮用受夏之大命湯勇敢奉率其眾以鄉有夏之境
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勇洋洋而爲客又曰
勇舒情而抽信兮言於是洋洋而爲客於是舒情而抽
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
州兵晉語作勇作輶田勇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勇史
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勇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
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管子小問篇且
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勇同義
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

君也則字正解焉字之義祭法曰壇壝有禱焉祭之無
禱乃止言壇壝有禱則祭之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
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言有知則謂之友無知
則謂之主也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亾焉無安人史記禮
書焉作則老子第十三章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
下淮南道應篇引此則作焉是焉與則亦同義後人不
曉焉字之義而讀信不足焉爲一句故又加焉字於下
句之末以與上句相對而不知其謬也又王弼本二十
三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亦有下焉字案河
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與十七

章注正同則正文亦以勇有不信爲句明矣乃後人既
以信不足勇爲句而加勇字於下句之末又移此注於
信不足勇之下而改注內應君以不信爲應君以不足
甚矣其謬也又案王弼注十七章云信不足則有不信
此自然之道也則有不信卽勇有不信是王弼亦以勇
有不信爲句今本王注作信不足勇則有不信勇字亦
後人所加二十三章注云忠信不足於下勇有不信也
永樂大典
本如此今本也字作勇亦後人所改此皆由不曉勇
字之義而讀信不足勇爲一句故訓詁失而句讀亦舛
既於下句末加勇字遂不得不改注文以就之矣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釋文佳善也河上云飾也念孫案善飾二訓皆於義未安古所謂兵者皆指五兵而言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見下文若自用兵者言之則但可謂之不祥而不可謂之不祥之器矣今案佳當作佳字之誤也佳古唯字也或作惟又作維唯兵爲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八章云夫唯不爭故無尤十五章云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

證也古鐘鼎文唯字作佳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唯字作𠙴據此則今本作唯者皆後人所改此佳字若不誤爲佳則後人亦必改爲唯矣

爲天下正

王弼本三十九章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河上公本貞作正注云爲天下平正忿孫案爾雅曰正長也廣雅曰正君也呂氏春秋君守篇可以爲天下正高注曰正主也爲天下正猶洪範言爲天下王耳下文天無以清地無以肅卽承上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肅言之又云侯王無以貴高貴高二字正承爲天下正言之是正爲

君長之義非平正之義也王弼本正作貞僭字耳

唯施是畏

五十三章行於大道唯施是畏王弼曰唯施爲之是畏也河上公注略同忿孫案二家以施爲釋施字非也施讀爲廼廼邪也言行於大道之中唯懼其入於邪道也下文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河上公注徑邪不正也是其證矣案徑卽上文所謂施也邪道足以惑人故曰唯施是畏王注曰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爲以塞大道之外又增一義非是說文廼裏行也引禹貢東廼北會干匯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廼淮南齊俗篇去非

者非批邪施也高注曰施微曲也要略篇接徑直施高

注曰施邪也是施與通

禹貢東迤北會于匯馬說曰
通靡也文選甘泉賦封蠻石

關迤靡平延屬漢書楊雄傳迤作施史記賈生傳庚子日施兮漢書施作斜斜亦邪也韓子解老篇釋此章之義曰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也者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此尤其明證矣

莊子

培風

逍遙遊篇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釋文曰培重也本或

作陪念孫案培之言馮必馮乘也

見周官

相氏注

馮風在鵬下

故言負鵬在風上故言馮必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在

風之上而後能馮風故曰而後乃今培風若訓培爲重

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馮與培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漢

書周繅傳更封繅爲鄒城侯顏師古曰酈呂忱音陪而

楚漢春秋作馮城侯陪馮聲相近是其證也

馮字古音在蒸部陪

字古音括之部之部之音與蒸部相近故陪馮聲亦相近說文曰陪滿也王注離騷曰馮滿也陪馮聲相近故皆訓爲滿文穎注漢書文帝紀曰陪輔也張晏注百官

公卿表曰馮輔也說文曰朋輔也陪馮朋聲並相近故皆訓爲輔說文曰朋從人朋聲讀若陪位酈從邑崩聲

讀若陪漢書王尊傳南山羣盜偽宗等蘇林曰偽音朋晉灼曰音倍墨子尚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倍作崩皆其例也

朝菌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釋文。司馬云。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

也。支遁云。一名舜。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引之曰。淮

南道應篇引此朝菌作朝秀。今本淮南作朝菌。乃後人據莊子改之。文選辨命論注及太平御覽蟲豸部六引淮南

並作朝秀。今據改廣雅作朝螻。高注曰。朝秀朝生暮

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據此則朝秀與

蟪蛄皆蟲名也。朝秀朝菌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

木槿也。上文云之二蟲又何知。謂蜩與學鳩此云不知

晦朔亦必謂朝菌之蟲蟲者微有知之物故以知不知

言之若草木無知之物何須言不知乎

奄奄僕緣

人聞世篇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帳盛溺適有奄奄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冒向秀解奄奄僕緣曰僕僕然奄奄緣馬稠穢之貌崔譔曰僕御念孫案向崔二說皆非也僕之言附也言奄奄附緣於馬體也僕與附聲近而義同大雅既醉篇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鄭箋曰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文選子虛賦注引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案今廣雅無此語廣雅疑廣倉之譌

診其夢

匠石覺而診其夢向秀司馬彪竝云診占夢也念孫案
下文皆匠石與弟子論禡社之事無占夢之事診當讀
爲眴爾雅眴告也郭注引曲禮曰眴於鬼神眴與診古
字通此謂匠石覺而告其夢於弟子非謂占夢也

與造物者爲人 不與化爲人

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應帝王篇子方將與造物者爲人郭象曰任人之自爲
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爲人郭曰夫與化爲人者任
其自化者也引之曰郭未曉人字之義人者偶也爲人
猶爲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

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淮南原道篇與造化者爲人義與此同高注爲治也非是互見淮南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是其明證也

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應帝王篇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釋文曰出經絕句司馬云出行也經常也崔云出典法也式義度人絕句式法也崔云式用也用仁義以法

度人也。念孫案此當以以已出經式義度爲句。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爲句。義讀爲儀。儀與義古字通說文義已和鄭注義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爲義爲訖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周官大行人大客之儀大戴禮朝事篇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周語示民軌儀法也見周語注淮南精神儀大射儀注引作義儀法也篇注楚辭九歎注經式儀度皆謂法度也解者失之。

波流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塵因以爲波流郭象曰變化積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釋文曰波流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之念孫案作波隨者是也

蛇何靡隨爲韻蛇古音徒禾反

委蛇之委古音於禾反委蛇疊韻字也召南羔

羊篇委蛇委蛇與皮絃爲韻皮古音婆莊子庚桑楚篇

與物委蛇與爲波爲韻爲古音謌委蛇或作委作酈風

君子偕老篇委委佗佗與爾

君子知北遊篇安與之相靡與化多爲韻成二年左傳師

珈河宜何爲韻宜古音俄靡

中孚九二吾與爾

至于靡笄之下靡一音靡史記蘇秦傳期年以出揣摩

鄒誕本隨古亦音徒禾反

波隨疊韻字詩序男行而女

作揣摩天不始不隨呂氏春秋審應篇人先我隨韓子解

老子前後相隨管子白

老篇大姦作則小盜隨淮南泰族篇上動而下隨史記

太史公自序主先而臣隨竝與和爲韻又呂氏春秋任

數篇無先有隨與和多爲韻賈子道術篇有端隨之與

和宜爲韻淮南原道篇禍乃相隨與多爲韻說文隨從

足隋聲隋音他果反史記天官書前列直斗口三星隨

北端兌索隱曰隨音他果反

擢德塞性

駢母篇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念孫案塞與擢義不相類塞當爲舉擢舉皆謂拔取之也廣雅曰舉取也楚辭離騷注及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許慎並與廣雅同方言作擗云取也南楚日擗說文作撝云拔取也拾也樊充注爾雅及李奇注漢書李布櫟布田叔傳贊並與廣雅同此言世之人皆擢其德塞其性務爲仁義以收名聲非謂塞其性也淮南子真篇曰俗世之學擢德撝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搖振縕物之豪也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撝取吾情皆其證也隸書手字或作丰若舉字作舉奉字作奉之類故舉字或作舉形與塞相似因譌而爲塞矣

刻之雒之

馬蹄篇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司馬彪
曰雒謂羈絡其頭也念孫案雒讀爲鎔音落字或作剗通
作雒又通作落鎔之言落也剗去毛鬚爪甲謂之鎔說
文曰鎔剗也廣雅曰剗剗也吳子治兵篇說畜馬之法
云刻剗毛鬚謹落四下此云燒之剔之刻之雒之語意
略相似司馬以鎔爲羈絡非也下文連之以羈馬乃始
言羈絡耳

仁義存焉 義士存焉

胠篋篇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

存勇引之曰存勇當爲勇存勇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呂氏春季春篇注曰勇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勇盈容言發氣於是盈容也月令曰天子勇始乘舟今本勇字在上句乃告舟備具于天子之下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今據呂氏春季春篇淮南時則篇訂正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勇始爲令言於是始爲令也三年問曰故先王勇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勇作安楊倞曰多用此字勇安案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柔荀子字同義詳見釋詞三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羣帝勇取藥言羣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勇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

篇曰天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湯勇敢奉率其
眾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敵伐夏也楚辭九章曰勇
洋洋而爲客又曰勇舒情而抽信矣言於是洋洋而爲
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
委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勇作轅田勇作州兵而
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勇與於
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
是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
是於是與焉同義此四句以誅侯爲韻門存爲韻其韻
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

仁義存是其明證也盜跖竊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
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存焉亦當作勇存此皆後人不曉
勇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鉤餌

鉤餌網罟罟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念孫案鉤本作
釣釣卽鉤也今本作鉤者後人但知釣爲釣魚之釣而
不知其又爲鉤之異名故以意改之耳今案廣雅曰釣
鉤也田子方篇曰文王觀於漁見一丈夫鉤而其釣莫
鉤非持其釣有鉤者也常釣也以上六鉤字唯其釣與
非其釣而鉤字指鉤而
讀爲鉤魚之鉤鬼谷子摩篇曰如操釣而臨漢淵淮南

說山篇曰操釣上山揭斧入淵說林篇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東方朔七諫曰以直鍼而爲釣弓又何魚之能得是古人謂鉤爲釣也又案釋文云餌如志反罇音曾笱音苟此是釋釣餌罇笱三字之音下又云釣鉤也餌魚鉤也廣雅云罟謂之罇魚網也爾雅云嫠婦之笱謂之罇此是釋釣餌罇笱六字之義後人旣改正文釣字爲鉤又改釋文笱音苟釣鉤也六字爲笱音鉤釣鉤也其失甚矣又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鉤巨綯釋文鉤本亦作釣亦當以作釣者爲是文選七啟注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注謝靈運七里瀨

詩注及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並作釣也又列子湯問篇詹何以弋鉞爲釣後人改釣爲鉤不知御覽引此正作釣也又下文投綸沈釣今本釣作鉤亦是後人所改韻府羣玉釣字下引列子投綸沈釣則所見本尙作釣也又齊策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釣不能牽後人改釣爲鉤不知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釣淮南人閒篇亦作釣也又淮南說山篇人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釣高注云釣鉤也後人既改正文釣字爲鉤又改注文爲鉤釣也則其謬滋甚蓋後人不知釣爲鉤之異名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而古義寢亾矣

吐爾聰明

在宥篇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引之曰吐當爲咄咄與黜同徐無鬼篇黜者欲司馬本作咄

韋昭注周語曰黜廢也黜與墮義相

近大宗師篇墮枝體黜聰明卽其證也隸書出字或省

作士

若教省作教貴省作責歎省作款之類

故咄字或作吐形與吐相似

因謫而爲吐矣

咄之謫作吐猶吐之謫作咄漢書外戚傳必畏惡吐棄我漢紀吐謫作咄

天下功

天道篇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郭象曰功自彼成念孫案如郭解則功下須加成字而其義始明不知功卽成也言無爲而天下成

也

中庸曰無爲而成

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

法者爲有功周官橐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辨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功材謂成材也荀子富國篇曰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謂待之而後成也萬物化萬物育天下功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

屬舊

天運篇其知懵於屬舊之尾釋文曰屬敕遇反又音例本亦作屬郭音賴又敕介反舊許謁反或敕遇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舊下當作歛引之曰陸讀屬爲舊讀舊爲

蠍皆非也。屬音賴。又音例陸云本亦作厲。卽其證也。蕙音敕。邁反。蠍音許。謁反。屬蕙皆蠍之異名也。廣雅曰蕙。

蠍也

今本廣雅脫蠍字。一切經音義卷五引廣雅蕙蠍蠍也。集韻引廣雅蠍蠍也。今據補。蠍音

盧達反。蕙蠍皆毒螫傷人之名。蕙之言。蠍。蠍音哲。一切

引字林曰。蠍。螫也。僖二十二年左傳。正義引通俗文曰。蠍。毒傷人曰。蠍。蠍之言。瘌也。瘌音

反。郭璞注方言曰。瘌。辛螫也。字或作刺。左思魏都賦曰。蔡莽蠍刺。昆蟲毒啖。廣雅釋詁云。毒

蛆。瘌痛也。是其義矣。蠍與屬古同聲。莊子作屬。廣雅作

蠍。其實一字也。

史記秦本紀。厲共公始皇紀。作刺。冀公刺之通作厲。猶蠍之通作屬矣。

井蠹

秋水篇井蠹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引之曰。蠹本

作魚後人改之也太平御覽時序部七鱗介部七蟲豸部一引此竝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句不出鼈字直至下文培井之鼈始云鼈本又作蛙戶蝎反引司馬注云鼈水蟲形似蝦蟆則此句作魚不作鼈明矣若作鼈則戶蝎之音水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以二證明之鴻烈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梁張綰文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水經贛水注云聊記皆用奇聞以廣井魚之聽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鲋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見劉達都賦注吳因學紀

聞十卷

引御覽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鉤繳以

投之呂氏春秋諭大篇曰井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此篇有培井鼃之語而荀子亦云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見正論篇遂改井魚爲井鼃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鼃也自此改世遂動稱井鼃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

拘於盧

崔誤注拘於盧曰拘於井中之空也念孫案崔訓盧爲空非也盧與墟同故釋文云盧本亦作墟廣雅曰墟尻也尻古居字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凡經傳

言邱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故不知海之大也魚居於井猶河伯居於涯涘之閒故下文曰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也

鴟鴞

鴟鴞夜撮蚤察毫末引之曰鴞字涉釋文內鴟鴞鷗而衍埤雅引此已誤案釋文曰鴟尺夷反崔云鴟鴞鷗而不爲鴞字作音則正文內本無鴞字明矣淮南主術篇亦云鴟夜撮蚤

無東無西

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

於大通念孫案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北測爲韻東通爲韻、

豚楯之上聚儻之中

達生篇苟生有軒冕之尊外得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爲之釋文司馬云豚猶篆也楯猶案也聚儻器名也今家擴中注爲之一云聚儻棺椁也一云聚當作載儻當作奠謂殯於載塗奠匱之中念孫案豚讀爲軒謂載柩車也雜記載以輪車鄭注曰輪讀爲軒釋文軒市專反又市轉反士喪禮記注曰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圜或作軛或作樽聲讀皆相附耳其車之舉狀如牀中央有

轂前後出設前後轂舉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軖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軫軫輪摶圜竝字異而義同此作牒義亦同也樞讀爲轄亦謂載枢車也檀弓曰天子之賓也故塗龍輶以模又曰天子龍輶而樟轂諸侯輶而設轂《大記》曰君賓用輶鄭注曰天子之賓居棺以龍輶諸侯輶不畫龍大夫廢輶士喪禮下篇注曰輶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闊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輶此謂朝廟時所用輶與樞古字通雜記注曰載枢以樞是其證也聚儻謂枢車飾也聚飾所聚故曰聚儻亦以其形中高而四下故言儻也雜記注曰將

葬載柩之車飾曰柂周官縫人衣喪柂之林注曰柂之言聚諸飾之所聚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柂柂聚也覆飾所聚亦其形僂也檀弓曰設喪喪荀子禮論篇曰無幡綵萬縷喪其貌以象非帷禡尉也柂喪縷喪竝字異而義同呂氏春秋節喪篇喪以督之其字亦作僂釋文所引或說以僂爲喪喪字是也餘說皆失之

殺鴈而亨之

山木篇莊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亨之釋文烹彭反煮也念孫案烹讀爲享享之謂享莊子故人喜莊子之來故殺鴈而享之享與饗通呂氏春秋

秋必已篇作令豎子爲殺屬饗之是其證也古書享字作烹烹字亦作烹故釋文誤讀爲烹而今本遂改烹爲烹矣原文作烹故釋文音普彭反若作烹則無須音釋

必取其緒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釋文曰緒次緒也念孫案陸說非也緒者餘也言食不敢先嘗而但取其餘也讓王篇其緒餘以爲國家司馬彪曰緒者殘也謂殘餘也楚辭九章欸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管子弟子職篇奉椀以爲緒尹知章曰緒然燭燼也燼亦餘也見方言廣雅

真冷禹曰

舜之將死真泠禹曰女戒之哉釋文曰真司馬本作直
泠者零司馬云泠曉也謂以直道曉語禹也泠或爲命
又作令命猶教也引之曰直當爲直直籀文乃字隸書
作遯直形似直釋山碑乃今皇帝乃字作直形似直字故譌作直又譌作
真命與令古字通周官司儀則令爲壇三成觀禮注引此令作命信九年左傳令不及魯令
本又作命莊子田子方篇先君之令令本或作命周官大卜注以命龜也命亦作令作命作令者
是也直令禹者乃命禹也

目大運寸

莊子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
目大運寸司馬彪曰運寸可回一寸也念孫案司馬以

運爲轉運之運非也。運寸與廣七尺相對爲文，廣爲橫則，運爲從也。目大運寸猶言目大徑寸耳。越語句踐之地廣運百里，韋注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運。是運爲從也。西山經曰：是山也，廣員百里。員與運同。周官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士喪禮記廣尺輪二尺。鄭注並曰：輪從也。輪與運聲近而義同。廣輪卽廣運也。

三月不庭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問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聞甚不庭乎？莊周曰：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頸遊於栗林而忘吾實。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

也釋文曰三月不庭一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坐庭中
三月念孫案如司馬說則庭上須加出字而其義始明
下文云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若以甚不庭爲甚不出庭則尤不成語今案庭當讀爲逞不逞不快也甚不逞甚不快也忘吾身忘吾眞而爲虞人所辱是以不快也方言曰逞曉快也自開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閒曰逞桓六年左傳今民餒而君逞欲周語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韋杜注竝曰逞快也逞字古讀若呈聲與庭相近故通作庭張衡思元賦怨素意之不逞與情名聲營平崕禎鳴榮窟爲韻說文逞從疋呈聲僖二十三年左傳注刑以逞釋文逞作呈方言逞解也廣雅作呈三月不庭

一本作三日是也下文言夫子頃閒甚不庭若三月之久不得言頃閒矣

臣有守也

知北遊篇大馬之搘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犬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念孫案守卽道字也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明證矣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凡九經中用謂之爻道字皆同秦會稽刻石文追道高明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首與守同音說文道從彑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削之也

簡髮而坎

庚桑楚篇簡髮而挾數米而炊釋文挾莊筆反又作櫛亦作榔皆同郭音節徐側冀反引之曰玉篇挾苦敢切打挾也不得音莊筆反又音節挾當爲挾卽玉篇拏字隸書轉寫手旁於左耳玉篇拏七吝切擎也此借爲櫛髮之櫛故音莊筆反又音節凡從次聲之字可讀爲卽又可讀爲節說文塗以土增大道上從土次聲古文塗從土卽聲引虞書朕聖讒說參行玉篇音才賚才卽二切說文格樽榼也從木吝聲杏從口卽是山節藻棁之節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篇引此次作卽皆其例也挾爲櫛髮之櫛當讀入聲而其字以次爲聲則亦

可讀去聲故徐邈音側冀反

吉凶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念孫案吉凶當爲凶吉一失吉爲頽止己已爲頽管子心術篇能專乎能一乎能母卜筮而知凶吉乎是其證內業篇凶吉亦誤爲吉內唯心術篇不誤

儒以金椎控其頤

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袒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外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顙儒以

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念孫案儒以金椎
控其頤藝文類聚寶玉部引此儒作而是也而汝也自
未解裙襦以下皆小儒答大儒之詞言汝以金椎控其
頤徐別其頰無傷其口中之珠也而儒聲相近上文又
多儒字故而誤作儒

哽而不止則踫

凡道不欲壅塞則哽哽而不止則踫踫則眾害生郭象
曰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踫也釋文踫文展反
廣雅云履也止也本或作蹠同念孫案踫履與壅塞二
義不相比附郭云理有不泄而相騰踫所謂曲說者也

本或作蹠亦非也今案蹠讀爲摶摶戾也言哽塞而不止則相乖戾相乖戾則眾害生也廣雅曰摶摶也義與戾同方言曰軫戾也郭璞曰相了戾也孟子告子篇繫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曰繫戾也此云哽而不止則蹠義並與摶同

上謀而下行貨

讓王篇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念孫案上謀而下行貨下字後人所加也上與尙同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句法正相對後人誤讀上爲上下之上故加下字耳呂氏春秋誠廉篇正作上

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

病瘦

盜跖篇除病瘦臥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釋文瘦色又反念孫案瘦當爲痺字之誤也痺亦病也病痺爲一類臥喪爲一類憂患爲一類痺字本作瘡爾雅曰瘡病也小雅正月篇胡俾我瘡毛傳與爾雅同漢書宣帝紀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瘡臥獄中蘇林曰瘡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瘡師古曰瘡音瘞字或作瘡王子侯表曰富侯龍下獄瘡臥

無轉而行

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念孫案無轉而行轉
讀爲專山木篇云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卽
此所謂無專而行也此承上文與時消息與道徘徊而
言言當隨時順道而不可專行仁義若專而行成而義
則將失而所爲矣故下文云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
離其患也必其行卽此所謂專而行也秋水篇無一而
行與道參差一亦專也無專而行猶言無一而行也專
與轉古字通又通作摶史記吳王濞傳燕王摶胡眾入
蕭何索隱曰摶音專謂專統領胡兵也漢書摶作轉

馮氣

今富人俟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釋文
曰馮氣馮音憤憤滿也言憤畜不通之氣也念孫案馮
氣盛氣也昭五年左傳今君奮焉震電馮怒杜注曰馮
盛也楚辭離騷馮不獸乎求索王注曰馮滿也楚人名
滿曰馮是馮爲盛滿之義無煩改讀爲憤也

達於知者肖

列御寇篇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郭象曰傀然大
恬解之貌肖釋散也念孫案郭以傀爲大是也以肖爲
釋散則非方言曰肖小也廣雅同肖與傀正相反言任天
則大任智則小也肖猶宵也學記宵雅肄二鄭注曰宵

之言小也宵肖古同聲故漢書刑法志肖字通作宵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瘠瘠猶衰微義亦相近也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天下篇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郭象斷天下多得一爲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術念孫案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下文云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句法正與此同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下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卽所謂一察也若以二字上

屬爲句察字下屬爲句則文不成義矣

呂氏春秋

蟄蟲始振 蟄蟲咸動

孟春篇蟄蟲始振高注曰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仲春篇蟄蟲咸動注曰蟄伏之蟲皆動蘇念孫案如高注則始振及咸動下皆當有蘇字今本無蘇字者後人依月令刪之耳蘇本作鰥淮南時則篇蟄蟲始振鰥高注曰振動鰥生也又蟄蟲咸動鰥注曰鰥生也足與此文互相證明矣

其誰可而爲之

去私篇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高注曰而能也念孫案而能古雖同義此而字不可訓爲能而猶以也言誰可以爲之也誰可以爲之猶言可能爲之則不辭矣古者而與以同義故可以或曰可而功名篇

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不

屈篇曰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又曰上可而利大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尙同篇曰上用之天子

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皆其證也餘見荀子列而獨鹿下

達帝功

古樂篇箇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六
曰達帝功畢氏弇山改達爲建說云文選上林賦注張
揖引作徹帝功李善謂以建爲徹誤則當作建也念孫
案上林賦注張揖曰葛天氏八曲六曰徹帝功李善曰
呂氏春秋六曰達帝功今注以達爲徹誤念孫謂徹者
通也通亦達也釋名曰達徹也昭二年左傳徹命于執
事周語其何事不徹韋杜注竝云徹達也徹與達義同

而聲亦相近故張揖引此達作徹李善駁之誤也至今本文選注達作建乃傳寫之誤建與徹聲義皆不相近若本是建字張揖無緣改建爲徹考初學記樂部上太
平御覽樂部四引此竝作達帝功則作達者是也史記
司馬相如傳索隱引作建帝功
亦後人據誤本文選改之今據誤本文選以改本書失之矣

水道壅塞不行其原

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舊校云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次孫氏詒穀云李善注文選傅武仲舞賦張景陽七命俱引作陽道壅塞念孫

案作陽道者是也陽道壅塞與陰多滯伏正相對後人以高注云故有淇水之災遂改陽道爲水道不知高注自謂陽道壅塞故有淇水之灾非正文內本有水字也原當爲序字之誤也莊子則陽篇隨序之陽道壅塞故相理釋文序或作原陽道壅塞不行其序傳注引此正作陽道壅塞不行其序

芥管

吹籥管壎篪引之曰籥當爲籥卽笙字也古從生聲之
字或從令聲笙之爲籥猶旌之爲旛也王篇云旛同旌見禮記爾雅釋天釋文云旌本又作籥月令載旌旛呂氏春秋季秋篇旛作籥隸書從竹之字多變從

旌天
赤璫

梓文云旌本又作旂月令載
旂呂氏春季秋篇旌作旂

隸書從竹之字多變從

見禮記爾雅釋

故答謬作荅或曰籥字之謬竹誤爲廿又脫下半耳

賢者益疑

禁塞篇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

也當作矣與下句文同一例今

作也者因與上文不肖者之幸也相涉而誤 賢者益疑矣高注曰疑怪其何

以益幸也念孫案高說非也疑者恐也言不肖者益幸

而賢者益恐也古者謂恐曰疑雜記曰五十不致毀六

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处鄭注曰疑猶恐也大

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

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管子小問篇曰駁食虎

豹故虎疑焉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

勸學篇懼作疑皆其證也上文云守無道而救不義則
禍莫大焉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故此言救守之說出
則不肖者益幸而賢者益恐

憂恨

懷寵篇憂恨冒疾遂過不聽引之曰憂恨與遂過不聽

義不相屬憂當爲憂夏與懷同

古無憂字故俗夏爲之或通作復韓子十過篇

夫知伯之爲人也奸利而聰慧趙策懷作復是也又通作憂管子五輔篇下愈憂驚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懷

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憂是也

隸書夏字或作憂憂字或作憂

二形相似而誤

晉書堯典正義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陽史記秦始皇紀刻碣石門辭文復

無罪徐廣曰復一作憂蓋腹復竝通作憂因誤爲憂也

恨與恨同

爾雅闕恨也孫炎本恨作恨又

荀子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說文
曰很不聽從也宣十二年左傳注曰慎很也故曰慎很
冒疾遂過不聽逸周書謐法篇曰慎很遂過曰刺荀子
成相篇曰恨復遂過不肯悔恨復與很復同今本義並
復譌作後辭見荀子義並

與此同

奮投

愛士篇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念孫案投當
爲投字之誤也說文投軍中士所持殳也從木從殳引
司馬法執羽從投急就篇曰鐵錘掘杖稅秘投今經傳
通作殳

載旆旐輿受車以級

季秋爲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旆旐輿旆與旌同受車以級整

設于屏外高注曰田僕掌佐車之政令獫者植旆故載旆也輿眾也眾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于屏外也引之曰注言載旆而不及旆則旆下無旆字旆字蓋後人據月令加之也淮南時則篇作載旆佳卽旆之譌旆下亦無旆字當刪去其輿字當讀爲旗屬上句讀月令云載旌旗此云載旆旗旗皆旌旗之屬各舉一物言之耳高以輿字屬下句讀又訓爲眾皆失之

剝而類揆吾家

知上篇靜郭君大怒曰刻而類揆吾家苟可以廉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高注曰刻滅也而汝也儻足也揆度吾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愈孫案刻與殘同觀世篇以兵相剗謹聽篇剗作殘是其證也揆與睽同後漢書馬融傳注曰睽離也言雖殘害汝類離析吾家苟可以快劑貌辨者吾不辭也齊策作刻而類破吾家破與睽離義亦相近高以揆爲揆度則與上句不類矣

官人事

安臥篇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高注曰旣憚耕耘又不肯居官脩治人事也愈孫案官猶事也事如請斯語

之言不肯事其民事也樂記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注
事曰官猶事也人事卽指耕稼而言高誤以官爲居官遂
分耕稼與人事爲二

爲我歎

異寶篇孫叔敖疾將歎戒其子曰爲我歎王則封女必
無受利地畢曰爲字衍後漢書郭丹傳注引此無念孫
案爲猶如也言如我歎而王封汝汝必無受利地也古
或謂如曰爲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
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歎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言
如臣歎也秦策秦宣太后病將歎出令曰爲我葬必以

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長見篇魏公叔痤割惠王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竟言如不能聽也辭子內儲說荆王新得美文鄭袖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言如近王也秦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燬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考列子說符篇亦作爲我歟則爲非衍字明矣後漢書注引此無爲字者注內引書例得從省不可援以爲據也

侍老

異用篇仁人之得餧以養疾侍老也高注曰侍亦養也念孫案正文及注內兩侍字皆當爲持持老謂養老也長見篇曰申侯伯善持養吾意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

祿養交不以官爲事墨子天志篇曰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曰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是持與養同義故注云持亦養也

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

不侵篇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以字後人所加說見下高讀而人不知奚道相得爲一句說云不知以何道得人乃令之爲己外也念孫案高說非也而人不知爲句奚道相得爲句道者由也言士之輕身重義如此而人不知則何

由與士相得哉不相知則不能相得故下文云賢主必
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
辭其患

下賢篇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
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笑時相得知接篇曰智者其所
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
化奚由相得語意略與此同有度篇若雖知之奚道知
其不爲私言何由知其不爲私也晏子春秋雜篇君何
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言何由至於此也
韓子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言何由得進也奚道
上未當有以字蓋後人不能正高注之誤又因注而加
以字耳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

念孫案鵠雅北極謂之北辰昭十七年公羊傳疏引孫炎注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注曰北極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

輟而極星不移案極星卽北辰也

或言北辰或言北極或言極星或言紐星

或言樞星皆異名而同實古者極星正當不動之處故曰居其所而

眾星共之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與角亢以下同在星名

之列公羊傳以北辰心伐爲三大辰鄉飲酒義謂之三

火皆指極星言之考工記匠人建國夜攷之極星以正

朝夕偏面爲朝鄭注曰極星謂北辰尤爲明據晏子春

朝夕偏面爲夕鄭注曰極星謂北辰尤爲明據晏子春

秋雜篇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春秋繁露淡察名號篇曰正朝夕者視北辰併與考工相合楚辭九歎綴鬼谷於北辰王注曰北辰北極星也亦與鄭注相同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續以紐星爲不動處是也梁祖暅測不動處距紐星一度有餘今紐星又移而不動之處乃在鉤陳大星與紐星之間此因恒星東徙是以極星移度後儒遂謂經文之北辰皆指無星之處言之失其指矣呂氏春秋有始篇曰眾星與天俱遊而極星不移高注曰極星北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曰不移蓋周秦之閒極

星未移故呂氏之言正與考工相合故高注引論語以證極星之不移後人見極星已移乃妄改之曰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或又改爲天樞不移以強合無星之說而不知其與高注大相抵牾也凡言辰者皆在天成象而可以正時者也日月星謂之三辰極星謂之北辰北辰星伐謂之大辰其義一也是以堯典言厯象日月星辰中庸言日月星辰繫焉察法言日月星辰民所瞻仰皆指在天成象者言之後儒謂天之無星處皆辰則無稽之言耳

乃參于上

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故曰周行四極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夏日高也引之曰高讀參爲三非也參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之參參猶值也言正值人上也夏至日行北道日中之時正值人上故曰近墨子經篇曰直參也直與值同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内高注曰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案參天而發謂他天而發也高訓參爲望亦失之

煙火

應同篇旱雲煙火雨雲水波

淮南覽冥篇作淮南亦誤作淮陰

引之曰煙當

爲燄字之誤也

淮南亦誤作淮南見說文煙火飛也讀若標一

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燄逝火也旱雲燄火雨雲水

波猶言旱雲如火雨雲如水耳若云旱雲煙火則與下

句不類矣藝文類聚天部上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

部八引此並誤作煙唯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出燄火

二字引呂氏春秋旱雲如燄火

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烟火則所見本

尚未誤慎小篇曰突泄一燄而焚宮燒積

今本燄字亦誤作煙畢校

本已改正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燄韓子喻老篇曰百尺之室以突隙

之燄焚

淮南人閉篇亦曰百尋

淮南齊俗篇曰譬若水

之下流熛之上尋也說林篇曰一家失熛百家皆燒史記淮陰侯傳曰熛至風起漢書敘傳曰勝廣熛起梁籍扇然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曰熛火始起易息也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曰目若熛火聲如雷霆此尤熛火二字之明證而今本晏子韓子及淮南覽冥齊俗人閒三篇熛字皆誤作煙唯史記漢書吳越春秋淮南說林及羣書治要一切經音義舊本北堂書鈔所引不誤世人多見煙少見熛固宜其沿誤而不知也

財物資蓋

務本篇今有人於此脩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爲已高讀盡則爲已爲一句說云盡猶略也無不充仞以爲已有念孫案高說盡字之義非是盡讀爲責張載注魏都賦引倉頡篇云黃財貨也責與盡古字通孟子丑篇作鹽史記高祖紀作進管子乘馬篇云黃金一溢百乘一宿之盡也是其證財物資盡四字連讀脩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爲已句法正相對若讀臨財物資爲句盡則爲已爲句則句不成義且與上文不類矣

厚用

孝行篇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高注曰代

更更次用之以便親性可謂爲善養親也引之曰厚當爲序隸書厚字或作序見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又作厚見三公形山碑形

與序竝相近故序譌爲厚代進而序用之者序亦代也燕禮序進鄭注曰序次第也猶代也郊特牲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鄭注曰序猶代也是序與代同義楚辭離騷春與秋其代序是也高訓代爲更序亦更也周官御僕以序守路鼓公食大夫禮序進仲尼燕居夏籥序興鄭注竝曰序更也序與次亦同義故高云更次用之

雋鯤

本味篇內之美者雋鯤之翠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

韻皆無鱣字雋鱣當爲鷀燕鱣與雋同

舊讀並
反

爾雅釋
名

鳥云雋周燕燕覩郭璞以燕燕二字連讀而以雋與周

爲一物燕燕與覩爲一物說文云雋雋周燕也

俗本脫
下舊字

今依段氏注補則以雋周二字連讀而以雋周與燕爲一物此

云雋燕之翠義與說文同作鱣者俗字耳因右畔雋字

譌作雋左畔角字又下移於燕字之旁故譌爲雋鱣二字

字北堂書鈔酒食部四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一羽族部

十及文選七命注並引作雋燕初學記器物部十四引

作攜燕攜卽雋之譌

勝左人中人

志餘上

巽

憤大篇趙襄子攻翟勝左人中人

今本左人作老人案俗書左字作左形與

老相近因誤爲老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正作左人晉語及列子說符篇亦作左人淮南道應篇作左人

左卽俗書左字之誤水經濱水注濱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今據改高注

曰襄子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左人中人城念孫案如高注則勝字自爲一句左人中人之上須加下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勝左人中人五字作一句讀勝者克也克左人中人二城也凡戰而克謂之勝攻而克亦謂之勝襄十年左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

隱二年傳司空無駿入極費岸父勝之晉語曰趙襄子宣十二年公羊傳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義與此同列子說符篇

曰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此則以勝之爲句取左人中人爲句與國語呂氏春秋不同

天下之適

下賢篇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高注曰適主也念孫案高說非也適亦往也天下之適天下之往皆承上天下從之而言

無望

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高注曰無望無界畔也引之曰正文及注內兩望字皆塙字之誤望塙或作塙俗

書或作埒，形相似而誤。淮南原道篇云：知入紜九野之形埒，是埒爲界畔之名，故高云無埒無界畔也。若作望，則與界畔之義無涉，且宗廟爲韻，竭埒爲韻，若作望，則失其韻矣。

溝迴陸 德迴乎天地

貴因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高注曰：迴，通也。念孫案：書傳無訓，迴爲通者，迴當爲迴溝迴陸，當爲洞溝陸。玉篇：迴，徒東切，通達也。昭四年左傳注曰：陸，道也。迴溝陸者，通溝道也。淮南本經篇平通溝陸，正與此同。義迴之言，洞也。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集解曰：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也。淮南要略篇通迴造化之

母今本迥誤爲迴。又云使人通迥周備迥亦通也。又上辨見淮南雜志。德迥乎天地高注曰迥通也。迥亦迥之誤。世人多見迥少見迴故迥誤爲迥矣。

愁慮

察微篇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高注曰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也。引之曰高解愁慮二字之義未明。愁讀爲擎擎聚也。積心擎慮其義一也。爾雅曰擎聚也。說文曰：攢，收束也。或作擎。又曰擎束也。引商頌長發篇百祿是擎。今詩作迺。毛傳曰：迺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鄭注曰：

愁讀爲擎擎斂也漢書律麻志曰秋鼙也物鼙斂乃成
孰鼙愁適古同聲而通用

從

正名篇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
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所爲善而從邪辟爲與調
見秦策蘇代爲齊王同義說
曰下邪辟下當有也字所謂可從悖逆也念孫案三從
字皆當爲徒高注異用篇云徒猶但逃言所謂賢者非
賢也但不肖耳所謂善者非善也但邪辟耳所謂可者
非可也但悖逆耳隸書從字作從形與徒相似故徒誤
爲從禁塞篇承從多輩從一本作徒齊風載驅箋徒爲
淫亂之行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倉於道徒徒

一本作從史記仲尼弟子傳。子思者，孔子孫，不知從鄭國字子徒家語七十二章。子思子，子思之子也。不知從爲徒之誤，而云使人之子也。蓋子思子，子思之後，非子思也。從憲道之道皆失之。

天無形至精無象

君守篇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聖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羣書治繫。聖無象而萬物以成。宗念孫案下文至精無象句注云說與疑大同則天上原有界字明甚。本句下注云天無所制而無物。界天無形至精無自成不言界天者。省文耳。象大聖無事皆相對爲文也。又案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象當作爲老子曰道常無爲爲天地萬物爲侯王者能守

之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爲而

天地篇曰

無爲而萬物化皆其自然也

天地篇曰萬物與爲相似故爲誤作禁形

古讀若而竝見唐韻正若作象體矣其義

篇無設無

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形成爲韻爲化爲韻正與此同

煤室

任數篇嚮者煤室入敵出燭遠日燭築烟塵也文選陸機君子行注引此煤室非是吳又引高洋臭煤煙塵也今本家語臭誤爲臭讀作臺家語在尾篇良煤作良墨今本家語良誤爲埃蓋良字似矣而

誤爲矣後人又加土旁耳

墨煤古同聲說見唐韻正

說文良灰臭煤也一切經音

義十五引通俗文云積煙爲臭煤引之曰煤室當作臺
煤臺與室字形相似而誤蓋正文借臺爲臭而注讀臺
爲臭也今本臺煤二字誤倒臺字又譌作室而注內復
有脫文文選注所引臭煤亦當作臺煤其引高注臭讀
作臺當是臺讀作臭今本文選亦後人所改臭爲正字
臺爲借字故云臺讀作臭若云臭讀作臺則是反以假
借之字易正字不可通矣畢校本據文選注改煤室爲
煤臭非也臭與室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臭字無緣誤
爲室且文選注及說文玉篇一切經音義皆作臭煤非

作媒矣也

形性彌羸 莫敢愉紀

勿躬篇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縱人事其事以充其名高注曰愉解縱緩念孫案羸當爲羸字之誤也羸與盈古字通言人君能處平靜任德化則形性充盈而耳目聰明也縱當爲縱亦字之誤也縱讀爲挺仲夏篇挺眾囚高注曰挺緩也鄭注月令曰挺猶寬也寬亦緩也後漢書臧宮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傳樊傳賊得寬挺李賢並云挺解也解亦緩也故序卦傳云解者

緩也挺與綻古字通。渝卽安肆日偷之偷。偷古作渝見周官大司徒故注訓渝爲解。與俱同綻爲緩也。此以羸精綻名爲韻。若作綻則失其韻矣。

手足矜

重言篇。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高注曰：矜嚴也。念孫案：矜猶奮也。言手足奮動也。燕策曰：矜戰抵劙。言奮戟也。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是矜與奮同義。管子小問篇作謬然豐滿而手足毋動者，兵甲之色也。此尤其明證矣。

倒而投之澦水

元集

三

用名篇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澦水高注曰倒殺念孫案倒與殺義不相近倒當爲剄說文曰剄刑也故高訓爲殺今本作倒者俗書剄字作剄形與剄相似剄鵠爲剄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動之勤之勤爲作剄是其例後人又加人旁耳羣書治要引此作剄而投之谿水論衡非韓篇云宋人有御馬者不進剄而棄之於溝中此皆其明證矣又案水經淮水注云雞水出雞陝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投之雞水是也據此則雞爲水名然論衡言剄而棄之溝中溝與谿同類別作谿者是也此

直謂殺而投之谿中耳非謂水名也谿雞形近而鷄屬
氏日以爲汝南思善之雞水誤矣溪或作漢雞或作鷄
今本作鴻則又溪鷄二字之合譌也

謀士

爲欲篇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
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帥吏請待之念孫案原之將下
謀士無由知之謀士當爲謀出字形相似而誤譏原世
遷謬作共遂與謀相似而誤漢書戴文忠大歲譏日暮
二十九卷今本譏誤作謀史記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
五帝德篇鵠作稱以上士墨子號令篇若贖出親或所
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又云出候無過十里出字竝譏作
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傳容而後士士亦出之譏傳二十五年左傳及晉語正

作謀出蓋謀者入城揆知其情出而告晉矣也。

勇不知其所由

召類篇以龍致雨以形逐景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爲命勇不知其所由余孫案勇不知其所由本作焉知其所不知其所由五字乃是高注非正文也今本作焉不知其所由者正文脫去知其所三字而注內不知其所由五字又誤入正文耳此以雨景所爲韻景字古音韻在聲部廣韻音多與語韻相通故景與雨所爲韻樂記和正以上與下野與後爲韻葉辭傳易之序也虞翻本序作象考工記陶叔鄭司農云放謂爲事始之首皆其例也若所下有雨字則失其韻矣前應同篇曰故以龍致雨

以形逐景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爲命安知其所高注云凡人以爲天命不知其所由也是其明證矣

子姪

疑似篇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貳善効人之子姪昆弟

之狀

舊本善譌作喜文選思元賦注引此作善今據改

太平御覽神鬼部三引

此子姪作子姓姪文選思元賦注引作子姪引之曰古

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男子則否子姪本作子姓

姓與姪草書相似故姓譌爲姪漢書田蚡傳跪起如子

姓

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

史記譌作子姪是其證也御覽作

子姓姪者後人據誤本呂氏春秋彙記姪字而傳寫者

因誤合之文選注作子姪則後人據誤本改之耳古者

謂子孫曰姓

周南麟之趾曰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昭四年左傳曰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杜注曰

問其姓問有子否三十二年傳曰三后之姓於今爲庶

漢書儒林傳曰丁姓字子孫廣雅曰姓子也是姓爲子孫之通稱字亦通作生商頌殷武以

係我後生鄭箋曰以此全守我子孫或曰子姓特牲

饋食禮曰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

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

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

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

爲之不純吉也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

注曰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楚語曰帥其子姓從其時稟韋注曰姓同姓也非是下文曰越語曰凡我比爾兄弟親戚乃始言同姓耳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韋注曰國子姓年在眾子同姓之列者亦非是列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韓子八經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史記外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兒之

原亂篇慮福未及慮禍過之舊本脫過字淮南人閒篇云計福勿及慮禍過之今據所以兒之也畢云兒疑免字之誤念孫案兒當爲完

完全也。言所以全其身也。隸書完字作兒。因譌而爲兒。
讀庭經云。保守完整。身受慶。又云。玉戶金籥。身完堅。字竝作兒。

博志

不苟論。凡六篇五曰博志。念孫案。博當爲搏。擣與專同。謂專一其志也。篇內云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是其明證矣。古書以搏爲專。傳寫者多誤。作博。說見管子博一純固下。

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高士容。篇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高讀似無勇而未可恐。爲句云。未可恐。以非義之事也。又

讀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爲句云狼貪獸也所搏執

堅固橫敢猶勇敢士之若此者不可辱亦不可害也

故橫

猶勇敢舊本橫下脫敢字今補士之若此者舊本士之二字誤倒下注云士之如此者使卽南面之君位亦處義而已今據以乙正念孫案高說非也狼當爲獨字之誤也

隸書狼字

作狼形與獨相似恐獨二字連讀猶今人言恐嚇也

一切經音義一云或

言恐嚇或言恐喝皆一義也趙策曰以秦權恐獨諸侯史記蘇秦傳

作恐喝索隱曰謂相恐脅也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威

坐縛家吏恐獨受賊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鷄王莽傳各

爲權勢恐獨良民皆其證也似無勇而未可恐獨爲句

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爲句論威篇云漢痛

執固不可搖蕩二句相對

爲文若以狼狽固橫故五字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此段以大獨害越大外賴世竭衛厲折十二字爲韻若以恐字絕句則失其韻矣

田之際

辯土篇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念孫案際字於義無取蓋除字之誤上言田之易此言田之除易與除皆治也曲禮馳道不除鄭注曰除治也且易適爲韻除虛爲韻若作際則失其韻矣

韓子

去舊去智

主道篇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念孫
案去舊去智未作去智去舊惡素爲韻舊備爲韻舊古
讀若忌大雅蕩篇般不用舊與時爲韻召閔篇不尚有
舊與里爲韻管子牧民篇不恭祔舊與備爲韻皆其證
也後人讀舊爲巨救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爲去舊去
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
以後始濶爲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
也

姦臣

弑其主代其所入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
臣問其主之惑問益闇之謬閒侗也故謂之賊念孫案臣當爲匿

字之誤也匿讀爲慝謂居君側而爲姦慝也逸周書大
戒篇克禁淫謀眾匿乃雍眾匿卽眾慝管子七法篇百
匿傷上威百匿卽百慝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
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
作側匿是匿與慝古字通主所與虎爲韻側匿忒賊爲
韻若作臣則失其韻矣

屬官 屬下

有度篇屬官威民邊淫始止詐僞莫如刑舊注曰屬官

欲令官之屬已念孫案舊注甚謬屬當爲厲字之誤也

厲官威民義正相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屬亦屬之誤俗書屬字作厲形與厲相近故厲

誤作屬

荀子富國篇誅而不賞則勤厲之民不勸今本厲誤作屬

此道奚出

十過篇衛靈公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

公起曰

舊本曰上衍公字今據論衡紀妖篇刪

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

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廟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

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念孫案此道奚出本作此奚道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

史記樂書作是何道出

舊本脫是字今據平御覽地部所引補

論衡紀妖

篇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

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

國之畜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季子曰

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

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義竝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出者

後人不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墨染

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念孫案染當爲漆
謂黑漆其外赤俗書漆字作染因譌而爲染困學紀聞

引此已作染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四引此正作漆
說苑反質篇亦作漆

輕誣強秦之實禍

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引之
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竇禍則輕下不得有誣宗誣
卽輕之諭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誣宗是其證也今
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
合之耳凡從巫從巫之字傳寫往往譌溷說見經義述
周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

突隙之烟

喻老篇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

烟焚引之日突隙之烟不能焚室烟當爲嫖嫖誤爲煙

又轉寫爲烟耳舊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此正作嫖

陳禹謨本刪去說文嫖火飛也讀若嫖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

倉云嫖避火也呂氏春秋慎小篇曰巨防容嫖而漂邑

殺人突泄一嫖而焚宮燒積今本嫖字亦誤作煙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嫖

淮南人閼篇曰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

突隙之嫖焚今本亦誤作嫖太平御覽卷四引此正作嫖語意竝與此同

世人多見煙少見嫖故諸書中嫖字多誤作煙說見呂

氏春秋煙火下

輒行 輒還

說林上篇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以攻齊任妄
曰臣恐其以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
東邊荆人輒行念孫案輒當爲輶輶止也言荆人知秦
之有備而止其行也後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章
云彼知君利之也必將輶行是其證矣又內儲說下篇
鄭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鄭襄疵常輒聞而
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輶還輶還亦當爲輶行言
趙王知魏之有備而止其行也輶字旣譌作輒後人不
得其解故改輶行爲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鄭則兵尙

未出不得言還也

削地

韓宣王謂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偪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念孫案削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良九三日良其限列其夤
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曰割列壤產管子五輔篇曰博帶梨大袂
列荀子哀公篇曰兩驕列兩服入廢裂分也言偪外權

以分地也韓策作或外爲交以裂其地是其明證矣列字本作剖形與削相似因誤爲削說文削分解也從刀脣聲裂縉餘也從衣削聲今九經中分列之字多作裂

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字若不誤爲削則後人亦必改爲裂矣

執鞅持扞 扛弓

說林下篇羿執鞅持扞操弓閼機越人爭爲持煦弱子
扞弓慈母入室閉戶引之曰鞅爲馬頸韁非射所用鞅
當爲決決誤爲決後人因改爲鞅耳決謂鞬也著於右
手大指所以鉤弦也扞謂鞬也或謂之拾或謂之遂著
於左臂所以扞弦也故曰執決持扞操弓閼機衛風芄
蘭篇童子佩鞬毛傳曰鞬决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旣佽
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

簾矰弋挾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挾謂引弋彊也拾謂繩
扞也鄉射禮袒決遂鄭注曰決猶闔也以革骨爲之箸
右大擘指以鉤弦闔體也遂射繩也以革爲之箸左臂
所以遂弋也內則曰右佩玦操賈子春秋篇曰丈夫釋
玦鞬挾夷竝與决同捍鞬竝與扞同其弱子扞弓之扞
當作扞字從手不從干扞弓引弓也說文弭滿弓有所
鄉也字或作扞大荒南經有人方扞弓射黃蛇郭注曰
扞挽也音紓呂氏春秋壅塞篇扞弓而射之高注曰扞
引也浦南原道篇射者扞鳥號之弓高注曰扞張也弱
子扞弓則矢必晏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禦之扞

則義不可通

今本呂覽淮南子皆誤作打
陸山海經不誤則賴有郭音也

得無微

內儲說下篇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引之曰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卽得無也邶風式微傳曰微無也晏子春秋雜篇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莊子盜跖篇曰得微往見跖邪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糲餅

外儲說左下篇孫叔敖相楚棗車牝馬糲餅菜羹念孫案餅當爲餠餅與飯同見玉篇廣韻糲飯菜羹猶言疏食菜

羹耳餅與餅字形相似傳寫往往譌混廣雅曰餅食也
餅苦也爾雅釋言釋文曰餅字古作餅今本餅字並譌作餅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

作糲飯

侵孟

雞二篇箇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引之曰孟當爲孟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邢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邢史記周本紀文王敗耆國明年伐邢作孟者僭字耳

侯侈

說疑篇桀有侯侈念孫案侯當作侯形相似而誤

讀書從佳

從戾之名往往謂潤識見墨子非命篇惟舌玉晏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竝作推哆通作推也其爲佳字無疑

法言

多咗

吾子篇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李軌曰多咗者淫聲繁越也引之曰多讀爲啜啜耶也下文云述正道而稍耶哆者有矣未有述耶哆而稍正也哆與多古字通孟子梁惠王篇放辟邪侈字亦與哆同多咗皆耶也耶本作衰廣雅曰耶襄也或作颺漢書王莽傳贊紫色颺聲應劭曰颺邪音也文選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颺峽李善曰法言曰

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哇與颯同案今中亦正也正則
雅邪則鄭多哇與中正正相反也李以多爲繁越則分
多與哇爲二義失其指矣所惡於鄭聲者惡其邪耳非
惡其繁越也

俄而

問神篇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
其載物也薄矣吳祕曰俄猶俄頃念孫案吳說非也俄
而之言假如也言天假如可度則覆物必淺地假如可
測則載物必薄也俄與假聲近而義同周頌維天之命
篇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誠以溢我是其例也而如古字

通見日知錄卷三十二

允哲 哲民情

問明篇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譖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值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宋咸曰堯以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於許由也司馬光曰信以堯禪舜之重爲智則必不輕授天下於由矣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哲者知也知讀平聲言信不讀去聲知堯禪舜之重則必不輕禪於許由也方言曉哲知也知字平去二聲皆可讀故方言以曉哲同訓爲知今人猶謂不知事爲不曉事也文選遊天台山賦之者以路絕而莫曉李善注引方言曉

知也。知字正
作平聲讀。

春秋繁露五行事篇曰明作哲哲者知

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哲字亦作惄漢書刑法志書云伯夷降典惄民惟刑師古曰惄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以上二條訓哲爲知知字皆讀平聲宋與司馬皆訓哲爲智慧之智失其指矣又法言序云中和之發在哲民情李軌曰哲智吳祕曰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僞無不先知念孫案吳說是也哲民情卽知民情漢書楊雄傳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知字亦讀平聲

及其名

五百篇或性或溫及其名一也李軌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念孫案李以名爲名譽之名非也名者成也言或性或溫及其成則一也廣韻引春秋說題辭曰名成也廣雅同

忽眇繇

先知篇故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繇作晒李軌斷其如視爲句忽眇繇作晒爲句注云眇疑遠視宋咸讀其如視忽眇繇作晒爲一句注云忽輕也眇細也繇遠也晒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

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絲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李從其如視隔爲一句復以眇縣爲一事釋之頗失其義。念孫案宋說近之而未盡然也。忽眇縣皆微也。一切經音義五引三蒼云：晒著明也。視忽眇縣作晒者見微而知著也。漢書律麻志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微忽之言人而可復是忽爲微也。方言曰：眇小也。顧命曰：眇眇子末小子是眇爲微也。說文曰：絲聰微也。廣雅曰：縣小也。大雅縣箭縣縣爪牋鄭箋曰：縣縣然若將無長。大時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微睇縣藐是縣爲微也。廣雅曰：總紗絰微也。

曹憲總音忽紗音眇絅音蔑集韻絅又音絛總紗絅與
忽眇絛同義孫子算經曰諸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眇忽
與絅同然則總紗與絅同說文絅微絲也玉篇絅
絅皆絲之微者李以眇絛爲遠視宋以忽爲輕絛爲
遠皆失之

瑣瑣

孝至篇武義瑣瑣兵征四方吳祕曰瑣瑣猶言煌煌也
念孫案瑣讀爲澆爾雅曰澆澆武也釋文澆舍人本作
澆抑風谷風篇有澆有漬大雅江漢篇武夫澆澆毛傳
並與爾雅同鹽鐵論繇役篇引詩作武夫潢潢澆澆僨
瑣古同聲而通用

卷之三
三
郡勞王師

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李軌曰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爲也念孫案李以郡爲郡縣之郡則與勞王師三字義不相屬今案郡者仍也仍重也見晉語法數也見周語注言數勞王師於荒服之外漢家不爲也爾雅曰郡仍乃也乃與仍同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凡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吳語邊遠乃至左傳哀十三年正義引此乃作仍大雅雲漢箋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正義曰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史記匈奴傳乃作仍小雅正月篇又寤陰雨鄭箋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

曰寤仍也寤與郡同

卽

法言序案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仍依舊本列於後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

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裏司馬炎曰氏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未解卽字之義故謂氏下脫不字耳卽猶或也言諸子之書大氏詆訾聖人或爲怪迂之說以撓世事也漢書楊雄傳大氏下亦無不字是其證矣卽與或古同義越語曰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祭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君王之所愛也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禹與邛邛距盧比爲邛邛距盧齧甘草卽

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言或有難也史記張丞相傳戚
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
言或萬歲之後不全也

讀書雜志餘編上